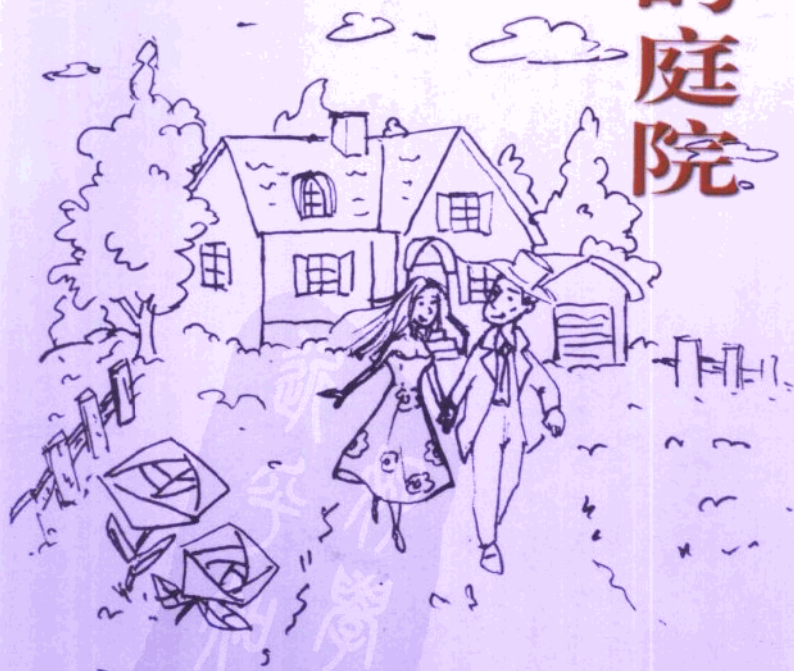


中山文汇

一部新浪漫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

川歌 著

玫瑰花开的庭院



中国文史出版社

自序

摆在我案头刚刚校对好的《玫瑰花开的庭院》是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作品集。我本是一个习惯于写诗的人,如果伟大的缪斯女神不嫌弃的话,也许我也可被人们称作为一个诗人。迄今为止,我所创作的数千首诗歌作品,让我有理由允许自己有一份这样的自信。

在新世纪开始的第一年(2001年),我的习惯于写诗的笔改变了写作的方向,我竟也写起小说来了。其实,我知道,这是蓄谋已久的。我早就觉得,一个作家如果想完整地尽可能多地表现他(她)所感觉到的社会生活内容,仅仅依靠诗歌是不够的,除非有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那样的鸿篇巨制才能胜任。我觉得自己创作出如上所说的鸿篇巨制的条件还不具备,而我又想尽可能全面完整、尽可能多地表现我所感觉到的社会生活内容,因此,我必须寻求诗歌之外的文学形式。这样,我与小说的结缘就是十分自然的了。现在收集在这部小说集中的五篇小说是我在一年之内几乎一口气写出来的。由于种种原因,这几部小说也许在艺术上很不完美,但是,以我看来,她们就像几滴朝露一样虽缺乏首饰般的精心打造,但却因出于自然而显得清新可喜。

亲爱的读者朋友,请仔细地阅读。这部小说中的文字也许并不能充分地取悦于你们的眼睛,但我想请您读下去。您会觉得这部暖色调的书籍也许不会使您失望,假如您不仅仅是为了消遣而读书,您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且追求理想而开始您的

阅读的。

最后,衷心感谢您的阅读,希望您能从这本书中看到作者对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爱情等内容的特殊解读,并热忱欢迎您与我之间就这部作品所涉问题展开对话。我的 E-mail:Lu950@etang.com

川歌写于南京中山文学院

二〇〇二年五月八日

2



序

玫瑰花开的庭院

目 录

自序·····	(1)
玫瑰花开的庭院·····	(1)
男欢女爱·····	(73)
二表姐·····	(162)
小丽与小娟·····	(221)
香香·····	(279)

玫瑰花开的庭院

“惠萍，回家啰！”同伴胖妹对着坐在缝纫机前专心缝纫的惠萍喊道。

“好的。”惠萍一边应着，一边站起身来，将一件刚刚缝制完的衣服拿起抖开，然后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细心地看着。这是一件女孩的衬衫，颜色是粉红的，淡淡的，嫩嫩的，淡嫩好看的布料上透露出一片亮丽的色泽，粉红亮丽的色泽是性感的东西。

“胖妹，你看，这件衣服做得怎么样？”

“可以，挺匀称的，缝得也好，烫一下就很漂亮了。”

“那我来烫一下。”

“不，下午来烫吧，现在时间已经不早啦，肚子早就饿坏了。快回家吧。”

“那好，我们走吧！”惠萍抬手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已经将近十二点了，是该回去了。

惠萍与胖妹一起骑上自行车离开了店铺。骑过了一段狭窄的街道，惠萍与胖妹挥挥手说了声“再见”，就一个人拐进了一条胡同。

惠萍家住农村，来这个县城学习缝纫手艺已经有好几个月了。惠萍学艺很用心，进步很快。师傅常在她的几个师妹中间说她好，聪明、勤快。

惠萍一个人骑着小车向前，就在快到她的目的地的時候，她看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似曾相识的感觉使惠

萍的骑车速度慢了下来。她看见那个人正向她走来,并且似乎在向她微笑。一会儿,那个人与她的距离近了,以至彼此可以完全看清对方了。

“是你?”

“你认识我?”那个人显得有些惊讶。

“嗯,我听说过你,也曾经见过你。你是大学生,刚刚毕业回家。前几天我还在路上碰见过你呢。”

“哦,我也看见过你。我想起来了,那一天早晨,我从我乡下亲戚家回来,在那条两边长满绿树的公路上见到你的。呵,多么奇妙啊,多么奇妙的感觉啊!”那个人似乎有很多的感慨。

惠萍的头脑里也出现了那一天他俩初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是一个春光熹微的早晨,初升的太阳姑娘把她精心编织的那面巨大无比的金鱼网撒在大地上,她显然希望有一些收获,结果她成功了,她办事几乎总是成功,没什么例外。你瞧,她把一切都网在她的巨网里了。黑油油的柏油马路上亮堂堂的,很容易使人产生喜悦振奋的心情。春天使一切都变成完全崭新的了。马路边上高大的枫杨树上的叶片全都是碧绿碧绿的,像是抹上了一层橄榄油似的十分悦目好看。惠萍那天从城里回家,当她骑车到离家还有十多里地方的时候,她看见了今天碰见的这个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事后回想起来惠萍仍然清楚地记得,这是一个身材硕长、面目清秀的青年。高鼻梁双眼皮,一双不算很大也不算很小的眼睛露出明亮的聪慧的光芒,眼睛上面是一对好看的不淡也不浓的龙眉。宽肩细腰,浑身充满了年轻人的活力,总之这是一个很有特点很有个性的青年人。姑娘的心里似乎格顿了一下,一种可以理解的原因使姑娘的脸色变红了一会儿,当然只是很短的一二秒钟的时间,那几乎转瞬即逝的青春的标志呵,像是一抹清晨的朝红,只有细心的人能够看到与领略其动人的风采。当时这个惹人眼目的青年正蹲在路边整理他的自行车,因为他的自行车的链条脱落了。他正在那儿忙着

装链条。看得出来他干装链条这类的活儿并不在行，装了几次都没装好，最后终于装好了，但弄得两只手全是油污。当惠萍快要接近他的时候，正好他站起身来，看着自己满手的油污想找东西擦一擦，但什么都没找到，惠萍见他一脸无奈的样子，不由得心生同情之意，她记起她的挎包里有一些信纸。惠萍下了车，递过去几张纸，青年人有点感到意外，也没多想就接过纸把手擦干净。双方没有说什么，只是互相望了一眼。一声简短的“谢谢”与“再见”结束了一场偶遇。没想到今天他们又相遇了，世界上就是这么凑巧的事。

“你看见过我，听说过我，那你一定知道我叫什么了？”男青年对惠萍说。

“当然，你叫智强。”

“你呢？”

“我叫惠萍。”

“哦，惠萍，多么好听的名字，你现在去哪里？”

“我在学裁缝，住在我姑妈家，我姑妈一家人都到大城市去了，家里没有人，我就借住在那里。哦，我姑妈家就你家后面，隔一道围墙。现在我回家去的。”

“是吗？”

“我到了，我就住这里。”惠萍指着一扇门说道。

“你进来坐坐吧！”惠萍说，

“好。”智强应道。

这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庭院，一扇木门，木门北边是一堵高约2米的砌砖围墙，墙上已长出青青的草来，在春天的微风中摇摆。

惠萍打开门，二人一起走进去，穿过一间青砖铺地的屋子就到院里，庭院不算很大，朝南是并排的四间平房，朝东也是一间平房，房子是旧房子，可能有100年的历史了。房子结构挺好。这从门前就能看见，门窗都是木头做的，门廊里有二根较粗的木头圆柱，圆柱上的油漆早已脱落，由于年深日久的缘故，圆柱显得有些

黝黑。庭园的南面是堵围墙，西边有一棵很大的枣树，枣树已经冒出了新芽，叶子绿绿的很好看。

“瞧，那花。”智强指着南边围墙下的两枝花儿喊道。

“这是玫瑰花。”确实是两枝漂亮的玫瑰花，鲜红的玫瑰花，奇妙的是只有两个枝头，而且两个枝头上各自只开着一朵花儿，两朵花儿颜色相同，大小也相同，在春天的和风吹拂下，两枝花儿轻轻摇着像是两只精美的酒杯在碰杯，又像是两个情人在那里耳鬓厮磨，窃窃私语。

“是你栽的吗？”智强望着惠萍问。

惠萍脸有些红了：“不是的，这花不是我栽的，这里好久不住人了，没有人栽花种花，这是天生的吧，是两朵天然长成的花吧。”

两朵天然长成的花，那么好看，那么动人，智强不禁用眼盯着那两朵花儿看，看着看着，他的目光转过来，不再看那自然界的花朵了，他的目光停在他身边的惠萍身上，他身边的惠萍是什么样子的呢？站立在他身边的是一位二十一二岁的姑娘，身穿一件枣红色的衬衫，黑色的裤子，姑娘的身材很好，若不是个子略矮了一些，完全可以参加模特儿大赛，就姑娘的面容而言，姑娘完全可以参加世界型的选美大赛。瞧，那双杏眼多迷人啊，那张小嘴多逗人啊，那副脸面多柔嫩啊。姑娘并没有用很好的化妆品，但那由青春所造成的活力与美丽显然已远远胜过了世界上一切最好的化妆品。就在小伙子目不转睛地望着姑娘的时候，姑娘的问话打断了小伙子的痴望与遐想。

“你在干嘛啊？你这样子看人家，我可要不高兴了。”惠萍嘴里说不高兴，但其话语是温暖的、开心的，看不出有不高意的意思。

“哦，我发呆了。”智强转过去，有点自我解嘲地说道。

“我在看花呢，这花真好看，而且很有趣。就两朵而且颜色一样，我想一定也很香呢。”智强说着，就跑过去，去嗅那花香。

惠萍站着没动，她笑望着小伙子那痴心的样子。话语中透着喜



悦。

“喂，香吗？”

“香，很香。”谁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无论如何，智强是不会觉得那花是不香的，世界上无论年轻的男人还是年老的男人没有不喜欢花的，没有不恋香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如果一个男人不看花，不恋香，这个男人就一定不是真正的有情有义的男人了。

“香，是什么香？”惠萍像是在考他。

“清香、艳香、浓香，青年人的香。”

“瞎说，你的话是矛盾的，清香与浓香是不同的。”

“那你说是是什么香？”学生开始反问老师了。

“我不知道，我要闻闻才知道，才说得出来，”惠萍说着就跑过去，也低下头去嗅那花的香味。

“说呀，是什么香？”

“嗯，让我想想，这香很特别，特别到一时说不出，不像茉莉花香，也不像栀子花香，也不像水仙，也不像月季，总之很特别。”结论是下了，但还是没有结果。

“说不出来？我也说不出来，但我提出一种香来一定是对的。”

“什么香？你说吧。”口气像是下命令似的。

“心香，心灵香。”

“这是什么香啊？没听说过，哪来的这种香啊？”

“心香，就是心上来的，心儿充满了香，就像胃里装满了酒，人要醉的。”

“你说的话很好听，充满诗意，哦，你是大学生，很有文化，很有水平，你会写诗吗？”

“会写，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写，现在呢？有灵感就写，就像空中有雨就飘下一样。”

“那你写一首给我，读给我听听。”

“你有纸吗？写诗用的。”

“有，我去给你拿。”惠萍转身进屋去了。

一会儿惠萍拿出了几张纸，智强就蹲下来，将纸铺在膝头上，凝神思考，写起诗来。这时候，一阵阵温暖的春风吹过庭院。吹得人舒畅起来，一对青年男女在这充满诗情画意的庭院里谈着话，那感觉真是惬意、愉快。一会儿工夫过去，智强的诗写好了，惠萍接过智强递过来的诗稿，轻声念道：“清风飞来诗意的庭院，那里的玫瑰花儿开得正艳，花儿好像通红的酒杯，把春天的友谊与亲情注满，啊，摇曳的花儿，生动的明亮的爱情的灯盏，啊，艳丽花儿，丰润、柔艳的友谊的星星。愿你在人间盛开，并永远把芳香放飞，我愿醉倒在你的芳香下，笑望着我热爱的偶像的动人笑颜。”惠萍读完诗稿，脸面已羞得通红，她为诗中的真情所打动，她更为她认识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而高兴。爱情总是像细雨润物一样地来临，那么悄悄地植入人的心灵。惠萍望着智强，望着这个上身穿米黄色猎装下身穿黑色西裤的青年，心中已萌生出爱慕之情。但是，不知为什么惠萍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忧虑的神情。当然，惠萍这一微妙的表情智强并没有在意，常言道，“十个男儿九粗心”呢。况且智强当时正处于相当激动的情绪之中，这也影响了他的观察力，以至于他忽略了惠萍的忧虑神情。

“时间不早了，你在我这里吃饭吧？”惠萍对智强说。

“不啦，谢谢你，我爸我妈还等着我回家吃饭呢。我走啦，有空到我家来玩。反正靠在一起，很方便的，再见！”

惠萍目送智强走出庭院走出大门，一会儿，智强就从她凝望的视线中消失了。这时候惠萍脸上的表情是喜悦的激动的，呈现出一个将涉爱河的美貌少女特有的鲜嫩可爱的美色与风采。

“妈，爸，我回来啦。”智强回到家，进门就喊。

“哎，好儿子，回来啦。今天上班忙不忙呀？”

“不忙，刚上班，院长叫我坐门诊。我当然听从安排。今天门诊

一共看了三个病人，都是一般的病人，感冒啦，腹泻啦等等，开点药给他们就算完了。如果是重病人就要将他们收治入院了。”

“一般的病人，轻的病人也要负责去看，不能马虎。好儿子，做医生是绝对马虎不得的，人命关天哪。弄得不好，出个差错，把病人的病看错了，可不得了，要负责任的，而且也对不起人家啊。好儿子，你给我小心点儿，千万千万不能出错。”

“我知道啦，妈，我会很注意很用心的。认真负责是对我们医生的基本要求，我会按照这个要求去做的。”

“认真就好，负责就好。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怕的就是不认真不负责。不认真不负责就不可能做好任何一样工作。妈在厂里面做保管员虽然是很一般的工作，妈也从来不曾马虎过，妈从来也没有出过什么差错。妈把你培养大，上了大学，不容易。我们家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一直较穷。没有经济实力，把你培养到这个地步不容易。你要替妈争口气，做一个好医生，做一个医术高明、人人欢迎的好医生。让做妈的感到很开心，脸上也有光。好儿子一定要记住妈的话。”

“好啦好啦，妈你别说了，您的话我都听到了。”智强有点厌烦妈妈的唠叨。世界上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厌烦长辈的唠叨，千百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年轻的人们与年长的人们进行对话时总是有点距离，有时候还有点厌烦，以至于对话很难进行下去。

“吃饭了。”妈在喊。

于是一家人坐下来吃饭。智强的爸爸在一家中学做教师，妈妈身体不太好，已经提前退休在家，小妹则刚刚高中毕业，在家待业，吃完饭智强放下碗筷就回他的小房间里去了。在家里妈妈从不让他干活，干家务活。被妈妈宠坏了的智强也养成了习惯，从不干家务活，成了那种所谓的看见油瓶倒了也不去扶起的青年。从前念小学、中学的时候是这样，考大学那一阵子更是这样，现在儿子参加工作了，妈妈还是不让儿子干任何家务活。一来是妈妈勤快，不用

儿子干活；二来也是望子成龙的意思，不让儿子干家务活，儿子也就多了一些时间读书。妈妈的特殊照顾对智强成为一个几乎是纯粹的书虫有很大关系。妈妈常说“智强是我们家的书公子，除了看书还是看书”，确实，智强回到了他的小房间，然后躺到床上看起一本小说，小说厚厚的，捧在手上沉甸甸的，是有名的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安娜·卡列尼娜》。智强是个学医的，但对文学也很有兴趣，真有点像鲁迅与契柯夫。他常说：文学与医学固然不同，但能不能二者兼顾呢？能，俄国就有个作家契柯夫，他一边做医生一边写小说，把文学和医学很好地结合起来了；我呢？我是一个诗人，智强在读大学期间就已经很有些诗名了。诗人与医生能否相容结合呢？能。但是，智强没找到诗人与医生相容结合的例子，倒不是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例子而是因为他还很年轻无知，他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在这里，我们不去管智强的选择与观点是否正确，我们只想告诉读者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喜欢文学的年轻医生。

“嘭嘭嘭”，有人敲门。智强刚站起身，书还拿在手上，人已经进来了。是小妹。小妹名叫映霞，也像智强一样长得清瘦，只是兄妹俩性格有些不同，智强有点忧郁，而小妹则爽朗，快人快语。小妹长得跟林黛玉妹妹一样美丽，但却比林妹妹坚强多了。这不但因为她的身体比林妹妹的身体好，智强就从来没看见他这个妹妹生过什么病，而且小妹的性格也绝对比林妹妹坚强许多，智强也几乎（除了小时候）从来没看见妹妹哭过，小妹总是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

“书呆子，又在看什么书？”映霞一把夺过智强手中的书。

“哇，是《安娜·卡列尼娜》。这么厚，这本书我知道是托尔斯泰写的。我们在高中的时候，老师介绍过他。他真伟大。写了那么多的书，什么《战争与和平》啦，什么《复活》啦，还有这本《安娜·卡列尼娜》，等等，都是厚厚的一大本，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写出那么多的书，而且本本优秀。”

“人家勤奋，而且也活了好大一把年纪呢！”智强说，

“这本《安娜·卡列尼娜》，写的什么呀？是写爱情的吧？一定不是。”

“写的什么，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我才不看呢！这么厚的书，要看很长时间才能看完，而且也不一定看得懂，这些书里面又是什么小姐啦，又是什么公爵、伯爵啦，什么拉夫，什么斯基的，名字好长好长，都记不住，还是不要看的好，要看看一些抒情的、优秀的。”

“那么，你是说托尔斯泰不优秀吗？”

“我不是这么说，我哪敢说托翁的坏话呀！我连他的底细都摸不透，我怎么好评价他呢？我听说托翁曾说莎翁的不好，这我理解。他们的创作风格不一样，看待世界的方式与表现世界的方式不一样。莎翁如果也能评价托翁的话，莎翁也可以批评托翁，我怎么能呢？我是什么？他们是高山、大海，我是小灰尘、小盐粒、小原子，我绝不会说托翁不优秀。”

“我的小妹说起话来像个演说家，一说起来就说那么多。哎，把书还给我吧，我还要看哪。” 9

“不要看了吧，我说你虽然是个诗人，写了那么多的歪诗，但你也还年轻，我看你也不一定能真正看懂这位俄国老先生的作品。”

“看不懂？慢慢看哪，我已经习惯了。就是要看。什么但丁、歌德、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他们的作品看不懂也要看，也许到将来能够看懂的时候又没有时间看了。哦，对了，但丁是最难懂的，尤其是他的《神曲》，他的早期诗文倒是好懂的。”

“好啦，好啦，以后再看嘛，现在不要看了，起来，我们走。”

“到哪里去？”

“今天这儿来了个飞车表演团，表演飞车，听说很惊险，我们去看看。哦，你下午上不上班？”

“下午我不上班。要去卫生局办一个手续。不知道时间长短。如果时间还早的话，我就得去上班，如果时间不早了的话，我就不

一定去上班了。表演团什么时候开始表演？”

“下午二时开始，两小时一场。”

“好，我去卫生局办完事，就与你一起去看飞车。”

“好，好哥哥，就这样说定了。”映霞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事实上映霞的脚后跟已经踮起来了。

下午四点，智强与映霞来到飞车表演团做表演的地方。表演是在县城一个大操场上进行的。场地上搭起了巨大的帐篷，这帐篷比草原上的蒙古包可能要大得多了。帐篷用许多的支架架起蒙在外面，人们从帐篷开着的一扇小门进去看表演。智强与映霞买了票进了帐篷。他们一进帐篷，就发现一个巨大的木头拼成的圆桶，也许世界上除了表演飞车之外，没有比这个木桶更大的木桶了。如果用这个木桶来盛水的话，也许要用一个游泳池的水才能注满呢。智强与映霞站在高高的木桶上方，看着一辆辆的自行车、摩托车沿着桶壁飞速地旋转着上升着，他们是既惊奇又有些害怕。特别是映霞虽然是一个要强的女孩子，但毕竟是一个女孩子呵，面对眼前这样惊险的运动也还是要感到害怕的。忽然，智强发现那巨大的木桶的对面的人群中有一张熟悉的面孔，那是一张清秀艳丽的女孩子的脸。那张脸正在向下望着，原来又一轮的飞车表演开始了。智强无心继续看表演。他发现那女孩的脑后系着一枝金黄色的头花。

“是她。”智强立即意识到那个女孩就是惠萍。他急忙向木桶那边走过去，可是木桶周围站满了人，智强走得很艰难。一路挤还得一路打招呼，说声对不起，因为免不了碰了人家。

映霞正在看飞车表演，忽然一转头发现智强不见了，她感到有些纳闷：咦，刚刚人还在这里，怎么忽然就不见了呢？她心头一急，就高声大叫到：“智强哥，智强哥。”惹得周围的人都向着她看，大家都以为出了什么事呢？这时，智强已经挤到了大木桶的对面，站到了惠萍的身后。他轻轻地叫了声：

“惠萍。”

惠萍显然没听见,因为人多,再加上巨大的摩托车轰鸣声使得一切细小的声音都被淹没了。

“惠萍。”智强提高了嗓音又叫了一声。这一声喊把他前面的惠萍喊转过身,同时也把周围的人们吓了一跳,智强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惠萍一见到智强,感到很高兴,但因为在这么多人面前,智强那么大声喊她,她也感到不好意思起来,她有点嗔怪地说:

“你那么大声地喊什么?都吓了我一跳,我以为是什么人呢,原来是你,这么巧又遇见你,你也来看飞车?”惠萍的话语变得温柔起来。

“我与妹妹一起来的,映霞在那儿,她还不知道我走了,她一定在找我,我在那边看见你就过来了。”

“我这儿有绳子,把你牵来?你在那边看得好好的,跑到这儿干什么?”

惠萍露出了女孩特有的娇憨。

“我过来干什么?看你呗。”智强也是一个大胆、直率的男孩,并不躲躲闪闪,他直话直说。他说话的时候,两眼盯着惠萍看,看得惠萍的脸越发红了。

“看我,我有什么好看的?飞车才好看呢,你瞧,多精彩,多大胆,简直难以想象,要不是亲眼看见,我真不相信呢,车子能像壁虎一样沿着桶壁爬上爬下,而且人骑在上面速度又那么快。噢,你说那人为什么不跌下来呢?”

“不会跌的,车子速度快,产生了向心力,这个力使人与车都沿着桶壁的中心转,但不会掉下来。”

“哦,我懂了,你妹妹在哪儿呢?你快去找她,她要着急了。”

“你与我一起去吧。”

“我?我也是有人与我一起来的,我得跟她说一声。”

“喂,胖妹,我跟他去一下,一会儿就来。”惠萍对他身边仍在看飞车的女孩说道。

智强这才发现,惠萍的那个胖胖的同伴正扒在桶边看飞车,只看见背影,穿着红条子的海魂衫,很胖。

“她叫小梅,但因为她的胖,我们都喊她胖妹,她也不在意,久而久之就喊习惯了,我们走吧。”

智强与惠萍一起走过许多人面前,去找映霞。人们都看着他们,因为他们太显眼了,标准的金童玉女,很美的样子,到了刚才智强看车的地方,他们发现映霞已经不见了。

“映霞可能找我去了,也可能回家了。”

“我们再找找吧。”

“不用找了,映霞已经19岁了,大孩子了,不用为她担心,她胆大的很,经常一个人出去。她14岁那年,一个人坐车到南通,把家里人担心死了,她很晚才回来,说是去狼山玩去了,结果抱回来几把香,说是人家硬塞给她的,她也就买了。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去学校,必定要经过一座坟场,要不就要绕很远的路,我都有点害怕,她竟然一点都不害怕,晚上也敢一个人走过坟场,去上夜自修,而且她还向我们说,她看见了鬼火呢,其实那儿有磷火,挺多的。老人们说男人的胆气大,不碍事,而女人就不行,女孩更不行,但小妹来来去去也不曾见她中什么邪,惹什么病。好,我们不说了,飞车也看过了,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智强与惠萍走出帐篷,看见前面有一个小树林,小树林里挺安静,也没什么人来往,两人不约而同地向小树林走去,这里确实是一个安静的所在,一排排的水杉树不大也不小,整整齐齐地长在那儿,像是站得笔直的哨兵似的。两人进了树林,钻到一处最偏僻的地方,这儿有一道围墙,外面基本上看不见里面,两个人停下来,站在一棵树边。智强一手撑着树,一手抄在袋里。今天智强穿的是一身西服,西服料子并不很好,也没戴领带,虽然如此,还是显得很精神,惠萍穿着一件天蓝的西服,下面是一条白色的裤子,显得是那么的妩媚动人。

“你今天什么时候出来的？”

智强先开口说话了。

“下午四点，胖妹拖我来的，我正在做衣服，我觉得学手艺不能随便离开，虽然我们不是在工厂，或者其它单位工作，但也要认真学，不能随便就离开。”

“你是对的，我也是四点出来的，我妹妹拉我出来的，我当时正在读书。”

“读什么书？”

“《安娜·卡列尼娜》。”

“哦，外国书，不怎么看容易看的，我们就不怎么看，也没时间看，也不容易看懂，当然慢慢看也能懂一些。”

“那你看不看书呢？”

“也看一些书，读一些小说，流行小说，琼瑶的等等，还有一些杂志，杂志特别有趣，上面有许多故事，还有真人真事，也不知真假。”

“有真有假，有的是真的，是真实报道，有的是作者瞎编的。”

“那么，昨天我看到一本杂志上，写着一篇恋爱故事，是真的呢？还是假的？”

“什么故事？”

“故事说，两个青年相爱，家长反对，男的就跑了，跑到庙里做和尚去了，女的气死了，在家大病了一场。”

“这个故事不知道真假，但是既然两人相爱，为什么要分开呢？而且为什么要跑去做和尚呢？做了和尚不就与爱情无缘了吗？而且为什么生大病呢？能不能不生病，也不跑，用心去争取呢？”

“你说的倒好，真心好的，真心爱的，哪有不挂心，不伤神的？假如我爱了谁，随后又失去了，我恐怕也要病倒呢，爱情的打击总是很沉重的，世界上有几个人能经受得住呢？”

“也是的，但是我们不要说这些了，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很愉快，